

地 下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准 不

原 著 者

綏拉菲摩維支

譯 者

金 人

出 版 者

劉 魯 華

發 行 者

跋涉書店

印 刷 者

球新印刷廠

民國廿六年七月初版

民國廿七年十一月再版

★每冊實價四角五分★

作者小傳

亞歷山大·梭拉菲摩維支（本姓波波夫）一八六三年一月七日（新曆二十日）生於原頓州的厄日涅庫耳瑪亞爾斯克部落。

在中學畢業之後，亞歷山大·梭拉菲摩維支的母親爲他請求了一筆大學獎學金，於是在一八八三年他到了彼得堡，在那裏進了大學。他在作教理系第一班的學生時和烏拉吉米爾·伊利支·列寧的哥哥——阿·伊·烏里揚諾夫認識了。

一八八七年，當亞歷山大·梭拉菲摩維支作第四班生時，他爲了寫一篇告民衆檄文被捕，那檄文的內容是企圖說明「一八八七年因謀刺亞歷山大第三未能成功而被處死的虛無黨員的思想，那一個團體就是以阿·伊·烏里揚諾夫爲首領的。亞歷山大·梭拉菲摩維支在一八八七年三月底被捕入獄，而且被判處充軍到阿爾漢蓋里斯克省的梅津去。

在流放中亞歷山大·綏拉菲摩維支寫出了自己的第一個短篇小說「冰上」。

三年的流放之後，亞歷山大·綏拉菲摩維支又被遣送到頓州的烏斯旗，獲得月吉次克部落，受着警察的監視。

他的取材於頓河流域的礦工生活的（地下小礦工，七張皮的故事），取材於工廠工人的，漁夫的生活的（工廠中殘廢的人，復仇散步）和其餘的小說都是和這個時期有關係的。

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後亞歷山大·綏拉菲摩維支寫了許多取材於工人生活和革命鬥爭的故事，在那些故事中間帶着巨大的藝術的氣分刻畫出了那種殘酷性，第一次俄羅斯的革命就是因為那種殘酷性沉沒到血中去的。

一九一〇年綏拉菲摩維支完成了長篇「荒漠中的城」——是他那時的最巨大的創作。

從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最初，綏拉菲摩維支就在蘇維埃的和黨的新聞界中服務。遵照莫斯科執行委員會和莫斯科蘇維埃的指示寫着檄文和小冊子。亞歷山大·綏拉菲摩維

支加入了「莫斯科蘇維埃工人代表情報」的出版委員會的幹部。

一九一八年五月亞歷山大·綏拉菲拉維支入黨。他以真理報特派員的資格出發到國內戰爭的前方來。

在國內戰爭的前線上工作的結果是出現了他的天才的創作「鐵流」（一九二四年，）在那書裏面藝術地表現出了國內戰爭的英雄。這一本創作把亞歷山大·綏拉菲拉維支併入了普羅文學的第一流之列。

地下目錄

作者小傳.....	一
地下.....	一
天文學.....	四七
冰上.....	八五
工廠中.....	一一
風.....	一四一
後記.....	一

地下

我們走進了一所，使自己以爲是兵營、製造場或者工廠的巨大的磚的建築物。狹窄的、黑魆魆的窗子幾乎連光亮也透不進。是污穢、粘滑、潮濕，而且水順石砌的地板上浸潤着。在半黑暗中，也不知是些什麼管子、繩索、梁柱互相交織着，向上伸出去，發生着集中的、神祕的力量。的印象。我總是害怕落到礦坑中去，也不知爲什麼它使我感到只是些地面上的窟洞，和緊張地、努力地、在半黑暗中穿行，因爲想利用（外部的）光亮那是任什麼也辨別不出來。

附近也不知是些什麼樣的，黑色的，被煤炭蒙着的人們在走動，自由地和輕巧地固定

着方位，彷彿和工具以及場所早已熟習了的人們。

——喂，工頭在哪兒？——我們的領導人喊。

也不知是一種什麼巨大的和笨重的東西發着轟隆和鐵聲，吞沒着我們的領導人的聲音，沉重地撞在某種金屬的東西上面，於是四周全都顫動了和鳴叫了。這簡直是離得很近，但是我又不能看到這是什麼。我首先感覺到這是某種大機器的工作的軸心，槓桿或者還有一種什麼重要的部分爆破了。

一個也是那樣漆黑的，和其餘的一樣的工人在我附近，我只是在這一瞬間才注意到他，捉住了一根也不知從哪裏伸出來的金屬的軸，迅速地俯下身，把它搖了兩次。這種在莫明其妙的設備中的動作使我感到充滿了意義和奇特的思想。鏗鏘的尖利的撞擊聲散佈了出來，彷彿是撞在銅板上。那種又把我震聾了一分鐘的響聲帶着也是那種爆炸聲和轟隆聲又向某處的深處鑽去了，發着順軸心奔跑着的鐵練子的特殊的響聲。

——我們這是在哪裏？——我喊道，努力來遮住工作着的機器的喧鬧聲。

——礦坑。

我小心地向近處移動了。巨大的堅固的木架由深處密密地向頂處伸去。鍊子上的吊筐在它們裏面走着。四方的黑暗的孔洞，像墳墓一般，在它的下面昏暗地和可怕地發着黑。我感到從那裏透過來涼氣和潮濕。我離開了一些，不由自主地體驗着那種說不明白的，向深淵中拖去的力量。

——請到帳房去吧，——我們的領導人說。

他領我們走進了一間巨大的骯髒的，擺滿桌子的屋子，它們上面擺滿了設計圖，平面圖，地圖，帶着金屬的切斷面的煤塊子的標本。中間高聳着一張被手臂剝蝕和磨光的寫字台，在它的上面是帶着吐液污的，捲角的大賬簿。

「某公司的礦工的工資賬。」我翻了幾頁。一個月十二，十五，十八元錢是普通的中等工資；二十五元——是最高的。賬頁被多數的罰鍰和扣除，以及有時竟一個整家庭只領到十元錢的減低數額所點綴着。

一個年青的礦工形狀的人向我們走過來。

——N 礦務大學的學生。

我們認識了。他鄭重地和小心地把賬簿移到另一張桌子上。

——噢，怎麼的，諸位，你們穿的什麼衣服？這樣子是不能下到礦坑中去的。

我自己是帶來了可用的衣服和一雙長的獵靴；但是我的朋友是很漂亮地穿着繭紬的上衣，漿硬的襯衫和帶毡蓋的皮鞋。

——這樣不行。您應當換上工人服裝。

拿來了一種令人難以相信的那麼髒的短上衣，一條褲子和一雙碩大無朋的靴子，一定是用田象皮製造的：它們穿到腳掌上連彎一下都不行。

我們更換了衣服。給了我們一支硬脂燭。這是叫我們記住，再見不到天日的光亮了，而且忽然是一種輕微的驚慌，忽然是一種期待地在心靈上擺動了。

工頭是個在灰色的、彷彿生鐵般的臉上生着親熱而憂鬱的綫條，和凸出了白眼珠子，尖利地刻畫着的巨人，向我們走過來了。他是黑漆漆，像阿比西尼亞人，被煤屑所籠罩着。

請吧，——他說，露着像水泡一般的白色的牙齒，它們是那麼尖利地，簡直是不愉快。尖利地在他的灰黑色的臉上刻畫出來。

我們又向礦坑處走過去。吊筐帶着爆炸和鏗鏘聲剛剛從下面走了上來。由它的裏面走出了兩個工人和把煤裝上尖了的小車輛也從上部迅速而又敏捷地滾了出來。

——喂，請坐上去吧。

我們忽然畏縮了，互相讓着道路。並不是什麼恐怖的感覺，而是一種不可測的，陌生的和難信的力量，的不肯向第一者屈服的祕密的渴望在心靈上不安地搖擺着。

「每天有上千的人們下去，」——我倏然一想，並且登進吊筐，蹲了下去，把全身彎曲和緊縮成了一團，——它是那麼小和狹窄，使自己想起了那種牧場主人向市集上運送獸類的籠子。兩足分踏在黑色的污泥的滑動中。忽然，是寒冷的，忽然，是潮濕的感覺，包圍了全身。我的同伴向我走來，而其餘的人們分散在上部了。點上了腊燭。冷水由上面的某處滴進了脖頸，不愉快地透進了領子，還有落到腊燭焰上的，因此它就噼噼和爆炸了起來。

附近聚了些工人和職員。

——諸位，離壁遠一些，——有人喊道，俯身向我們。——吊筐兩旁沒有遮攔，緊順木架子走：掛住手臂——就掉下來；用脊背一靠——脊背上就掛下一塊肉來。

光景是不大高明，我和我的朋友用盡了全付力量開始移動手，腳和背脊，努力把這些全都安放在正中間，離開這該死的牆壁遠些。

——上面有把手，請握住它們。

我們擁擠了和握住了把手。

——噢，好啦！

我看見似乎有一個工人迅速地俯下身體，又搖了兩下子長軸。也不知又是在何處鏗鏘地撞上了銅板，在另一部分中的司機人開開了機器，把我們提悠了起來和反乎一切的期待竟開始向上升了。但是吊筐立刻又停下了，在半空懸了一瞬，引起了在我們下面有伸拉下去的黑暗的深處的重重的感覺，又忽然沒有推動也沒有搖擺地向下奔馳了；人們，梁柱，窗子，煙囪，長軸，在潮濕的地面上映射着的燈的紅色反光，——似乎被可怕的力量所攔住的一切都昏瞶地被送向上面去了和迅速地隱在濃重地襲來的黑暗中了。

耳朵中發生了奇怪的感覺，彷彿空氣是用了最大的力量來向鼓膜上壓迫。我感到我，是被震襲了，但是我又清楚地辨別出了一切的聲響。起初我感到有輕微的推動，而以後仿

佛有板子從脚下抽了出去，爲了使我們迅速向下移動，但是忽然動作的感覺沒有了，而在下一瞬間我已經覺着我們是被向上送了。

——這是什麼事？

——大概是要這樣。

但是向上動的感覺總是繼續着。我小心地轉了一下身，望見牆上有木架；它用着可怕的力量向上奔升去，有流着水的黃色的道子，在它的上面奔流着的細小的水流被臘燭火焰閃灼着，於是動作的真實的感覺立刻又回復了。我總是緊張地努力縮着自己的手足和背，爲了它們不要挨上這個可怕地奔逃着的牆壁。我的同伴大概也同樣體驗到了，所以我們互相緊擠着。

忽然把我們推動了一下，我們的吊筐也不知撞上了什麼東西和停下了。紅色的昏冥的火光在濃厚的黑暗中間朦朧地燃燒着，彷彿在寂靜的半夜中的火炬。人們的黑暗的剪影昏亂地和不定地刻畫了出來。吊筐是落到了六十丈的深處了。

我們匆忙地走了出來，輕鬆地踏上腳底下的堅硬的土地。沉重的昏暗懸在四周。是不能諦視到圍繞着的設備的：一切的東西都沉沒在不能透過的霧氣中。礦坑的頂壁是看不見燈的紅光冒着烟和搖動着，困難地和濃厚的黑暗鬥爭，彷彿是在推不動它的情況中，只能映照出不大一圈。人們立刻由暗中伸直了身體和也就這樣立刻消逝了，不過僅僅向旁邊邁了幾步。

遠遠地聽見了順鐵軌奔馳的小車輛的特殊的喧鬧聲。它越來越近了；開始聽到了緩步走着的馬蹄的有規律的聲響，但是在地獄般的黑暗中一個人也看不到。只有當順着聲音感到小車已經簡直向我們奔來時，在臉前就出現了馬的嘴臉，以後是背，臀和在牠的身後跑的裝輪的鐵箱子。由它的上面跳下了一個工人，開始在黑暗中曳住了韁繩。站在近處的幾個人搬住了小車箱和友愛地跳進了吊筐。

黑暗中，忽然在那裏，忽然在這裏地出現了紅點子。它們擴大了一些，冒着不平均的，搖擺着的火焰的小燈在近處生長着，窒息的烟成黑團地奔跑。這是出去的工人們。

一個工人迅速地用空車輛組成了列車，那是應當去運煤的。人們匆忙地把令人想着

那是裝着輪子的長形鐵箱子的車輛安放在軌道上，並且套上了馬。

我走近了牆，把臘燭舉得高高地，開始來審視它們一下。它們是黑暗，並且還由它們上面滴下了水珠，彷彿從海綿中滴出。我用手動了一下，手指上留下了煤烟的黑色痕跡，我想這大概就是石炭。

——這是石炭嗎？——我向領導人問。

——不是，這是空礦，平常的石塊。這裏的四周幾里內沒有煤，掘淨了。這種烟氣是因為燈火冒烟，所以煤烟就留下了。到探掘處要有三里多路呢。請坐吧，馬上我們就要開車。

我們和朋友上了一輛小車箱。它的裏面，和四周的各處一樣，潮濕，醜陋，粘滑。粘膩的黑泥遮住了底和牆，粘上了衣服和侵蝕地透進了手和臉的皮膚。沿着全列車的車輪的上端，都有鐵練子，是用它把它們弄結實的。我的同伴攀登到它的上面去，——不願意坐在泥泥和水中。

——不行，請您從那兒下來吧，——一個工人走過來說，——應當要彎下身體的，不然有些地方的礦頂簡直是挨着車箱，那樣會受傷的，不然就得把頭向一旁歪去。

朋友急忙下來和坐在底上了。

開——車！

聽見馬滑動着和曳拉着在潮濕的石頭上踏動了。練子伸直了，吱吱響地向車上走去，起初斜向一方面，痛楚地碰到我的肋上，以後就斜到另一面去，也餉了同伴一下；我們用手抓住了它；在完全的緊張中就再沒有力量來抓它了，並且在每一個轉灣處它滑動着和吱吱着，輪流地來忽然這一個，忽然那一個地宴餉；我的朋友嘟囔了和轉動了，適應着環境，但是緊張着，爲了減輕撞擊。車輛迅速地搖動和推擠着，服從地和騷亂地一個跟一個地跑着。列車一共是用三輛車組成的，但是我們前面無論是馬匹，無論是另外的車輪，無論是工人什麼也看不見，——不能透過的昏暗由各方面擁擠地襲來，並且覺着是和我們在一起同奔跑。

這是一次奇怪的旅行。我和同伴兩個人坐着，簡直是被昏暗和其餘的人們隔離了起來，彷彿是在一個單獨的房間中。無論是牆，無論是礦頂什麼也看不見。只聽出了輪子的單調的喧噪，馬蹄的規律的踏聲，還有練子在轉灣處客氣地迫人掛念着自己。預備要下礦坑

了，我給自己刻畫出了一種不平凡的，幻想的，感動的感覺，那自然是到如今也沒有經驗過的印象。泥濘，潮濕，水，鉄軌，裝着輪子的鉄箱子，馬匹，燈，工人——這一切暫時還得算是平常和簡單。

那裏的確把自己的特別的烙印加在這裏的一切的上面，明顯地把四周的設備和上面的一切分別成不同的東西的，就是這種沉悶的，不能透過的黑暗；它頑強地由各方擁擠過來，用神祕的和彷彿恐嚇的沉默壓緊了自己的不可動性，不斷地壓迫着期待着，在這塊凸出部分的不遠處的後面，在這個轉灣的後面，當剛一把燈點亮一些時，於是就展開了一種特別的，那時你也就看到那種在上而「那裏」所朦朧地期待過的幻想的，感人的和甚至恐佈的情況。但是車輛總是那樣奔忙着搖動着，以及一輛跟一輛地跑着，單調地馳奔，而且也總是那麼笨拙地坐着，和在前面規律地發出了馬蹄的痞啞的踏聲，還總是那麼把一切四周的印象附加到潮濕的，泥污的和黑暗的一種感覺上去。

我們走了多少時間和通過了什麼樣的距離，是不能說出的。時間的空間的和方向的感覺消逝了。感覺到，我們是和騷亂，喧嘩，爆炸聲在這種不能移動的黑暗中的共同的一塊